

詩的跨界與回歸

記「多1個，在詩的前後左右」文學推廣活動

文——黃冠翔 展示教育組

攝影——黃冠翔、許濟凡

我們期望「多1個，在詩的前後左右」就如同女性孕育生命的本能，讓臺灣多一個讀詩的人，多一個愛詩的人，並且多一個寫詩的人，以詩為臺灣文學前景注入新生的人文活水。

——羅思容

國立臺灣文學館齊東詩舍歡慶開幕一週年，特別與金曲獎得主羅思容攜手合作「多1個，在詩的前後左右」文學推廣系列活動，邀請利玉芳、吳志寧、吳俞萱、吳麗珠、張芳慈、葉覓覓、劉慧真、蔡宛璇、蔡晴丞、羅思容等10位詩人與藝術創作者參與，8月1日至29日在齊東詩舍呈獻詩與歌的豐美饗宴，分享詩歌與文學之美。

“

齊東詩舍慶週年，我們以「詩即生活」、「詩入人群」、「以歌詠詩」、「影像顯詩」為目標，呈顯臺灣豐饒的詩歌版圖，並以「多一個」為題，希冀愈來愈多人加入詩的行列。

”

羅思容，是詩人，是歌者，更是臺灣最重要的音樂創作者之一，臺文館此次請到羅思容擔任活動規劃總監，期待讓現代詩突破文字、書本的框架，透過多種媒介、以更多元的形式貼近民眾。在活動規劃之初，即提出「詩即生活」、「詩入人群」、「以歌詠詩」、「影像顯詩」的四大目標，呈顯臺灣豐饒的詩歌版圖，並以「多一個」為題，希冀愈來愈多人加入詩的行列，拓展臺灣現代詩的閱聽群眾。

小島上的多1個：影像與詩

系列活動的第一場於8月1日揭開序幕，主持人吳麗珠一開場即熱情地邀請現場聽眾「加入」，成為講座的主體，分享自己的姓名以及為何會來到齊東詩舍。有些人本身就是蔡宛璇和葉覓覓的粉絲，有些長期喜愛羅思容的歌聲，有些則是喜歡文學、對「影像詩」這個主題有興趣的朋友，想藉由這個機會了解詩如何與影像結合。主持人這一招果然奏效，在消除了觀眾與講者之間的界線後，不僅現場氣氛輕鬆和緩許多，雙方提問、互動的過程也顯得熱絡。

在與談人開始分享之前，現場聽眾便提了一個疑問作為今日主題的暖身：影像詩的創作究竟是以文字為主，還是以影像為主？身兼詩人與影像創作者雙重身分的蔡宛璇認為就形式和表現手法而言，只要文字和影像的比例搭配得宜，不管以何者為主，都是影像詩。這當中還牽涉到認知的層次，例如藝術電影，如果覺得它美得如同一首詩，那麼在個人認知上，它就可以是一首詩。如果把這問題推到極致，若一個作品只有影像，完全沒有文字，也可以稱為影像詩嗎？蔡宛璇以自己的三首作品為例，深入探討「影像與

詩」這個主題。首先播放的《睡》這首作品，文字與影像幾乎同時進行創作，反而聲音（旁白）是先存在的，旁白的部分是一場與朋友的文字遊戲，是當下直覺意識的留存錄音，也因此希望創作一首表達睡眠或意識與意識之間模糊地帶的影像詩，於是文字、影像、聲音三者相遇，它們若即若離，看似緊密卻又無法完全融合。這正是影像詩特殊且有趣之處，各種元素的搭配／不配，帶給觀者的衝擊與思考空間，遠大於只有文字，或影像，或聲音的單獨存在。

蔡宛璇的第二首作品《小島》非常特別，它是先有詩文本，經過羅思容譜曲變成詩歌後，再回過頭創作成為影像詩。原本的詩文字是自我的低語，經過羅思容的詮釋後，彷彿天上的雲俯視著島嶼一般，意境更加開闊，而這首作品的影像是後來作者自己觀看島嶼的視角。三個時期的創作與再創作相遇，成為了今天看到的影像詩，而作品最原初的詩文字已化為歌聲，所以決定不再呈現文字，卻一點也不影響作品的意境。《小島》為我們示範了影像詩脫胎自文字，最後卻脫離文字本身的一種範示。

另一首作品《dandelion》創作的初衷是想替一朵蒲公英「造像」，不斷將一朵蒲公英盛開和枯萎的影像交疊，同時畫面（整個世界）以這朵花為中心不停旋轉，影像夠簡單也夠複雜，所以作者決定不加文字，反而保留了影像詩豐富的解讀性。

緊接著，葉覓覓用她的作品《他們在那裡而我不在》、《被移動的嗎？》表現強烈的辯證性，尤其《他們在那裡而我不在》頗耐人尋味，其詩開首四句：

手錶在那裡時間不在
時間在那裡人不在
人在那裡雞不在
鸚鵡在那裡神明不在

前兩句的「手錶和時間」、「時間和人」之間似乎有某種關聯性，但後兩句「人和雞」、「鸚鵡和神明」卻看似無關的並列。直到影像詩的畫面呈現出來，更讓人感受到哲學思辨的衝擊：「手錶在那裡時間不在」畫面是手錶的秒針正在跳動，顯然



第一場活動邀請蔡宛璇、葉覓覓、羅思容、吳麗珠（由左至右）暢談影像詩的創作。



第二場活動由吳俞萱、蔡晴丞和吳志寧（由左至右）進行一場詩的跨界對話。

手錶與時間俱在；「時間在那裡人不在」鏡頭拍攝的是鏡中反射的一位老奶奶，乍看之下明明是「人在而時間不在」；第三句「人在那裡雞不在」則是人和雞都在畫面中，然而雞是已經被屠宰煮熟的雞，牠真的在嗎？第四句「鸚鵡在那裡神明不在」影像是活潑的鸚鵡對照淡定的神明，鸚鵡確實在，而神明呢？祂究竟在不在？《他們在那裡而我不在》為大家提供了詩與影像詩之間差異的極佳範例，當文字加上影像之後，透過兩者之間的衝突性，產生強烈的思考空間——在／不在的辯證，其強度更甚於只有文字本身。

葉覓覓作品提供的思考角度除了表現在形而上學之外，也在於對社會、政治的反思，《南無撿破爛菩薩》這首作品由隱匿作詞、羅思容譜曲，藉詼諧逗趣的閩南語唱詞諷刺種種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挑戰這樣的原作，葉覓覓努力在影像與歌與詩之間尋覓平衡點，不讓其中一方被削弱，顯示了影像詩創作的難度，也回應了活動一開始聽眾的提問。

兩位詩人皆曾以羅思容的歌為發想、創作影像詩，羅思容也特別在今天的活動安排現場演唱，親自譜曲並以吉他彈唱包括蔡宛璇和葉覓覓等詩人的作品，溫暖的歌聲令現場所有人如癡如醉，把詩與音樂做結合的行動，不僅為這場活動畫下完美句點，也成為下一場活動主題「詩的跨界對話」的最佳引言。

詩的跨界對話

8月15日，系列活動的第二場「詩的跨界對話：音樂、電影、劇場」，由本館展示教育組研究助理蔡沛霖擔任主持人，邀請到跨領域藝術創作者吳俞萱、劇場導演蔡晴丞和音樂創作者吳志寧，聚首齊東詩舍進行一場詩的跨界對話。

首位登場的吳俞萱以一段話點出此場講座主題：「詩無關形式，存在於閃現的真實之中。……當我們細讀潛藏在自身的生命之詩，挖掘的時刻我們便能懂得，每一種藝術的邊界都是詩。當每一種藝術去到最遠的地方，即與詩接壤，即成為詩。」她認為文字和影像是以不同的敘事系統來創造詩意，這樣的觀點表現在其創作實踐，她邀請大家欣賞法國導演羅伯·布烈松的電影《少女慕雪德》，以及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執導《霧中風景》的片段，接著讀其詩作〈祈雨——寫給羅伯·布烈松《少女慕雪德》〉和〈再見，安哲羅普洛斯〉，充分展現電影與文字之間的跨界對話。吳俞萱除了寫詩，同時也做戲劇的編導和實驗電影，她運用敏銳的觀察力和感性，把電影中的詩意提煉出來，成為一首詩，在跨界的過程中製造無限可能，電影與詩既各自獨立，同時又互相對話、相互指涉。

第二位分享者與齊東詩舍有過一段因緣，今年4月至6月在詩舍演出的「馬華文學劇場」其中一個劇目《臺北，今夜我跟你睡》，即是劇場導演蔡晴丞的作品。這部作品改編自馬華詩人木焱〈臺北〉

一詩，原詩講述的是大馬華人在臺北生活，卻與這座城市有強烈的疏離感，臺北是座對異鄉人既包容又排斥的現代城市。對臺灣土生土長的蔡晴丞而言，在改編木焱詩作的過程中，除了強調異國文化的隔閡之外，亦加入本土元素——城鄉差距，把跨國經驗文本轉化為本地經驗，舞臺劇演員們不斷奔跑移動、不停放聲吶喊，把詩文字內斂隱晦的情感透過動作和語言直率表達出來，在此，我們看到文字跨越成為戲劇的一個例子，肢體和聲音形塑的張力正是跨界的魅力所在。

接下來的這一位與談人吳志寧，從事音樂創作，很特別的是，他將父親吳晟的詩作譜曲，製作成音樂專輯。吳志寧從故鄉彰化出發，不僅現場演唱〈泥土〉、〈輓歌〉和〈全心全意愛你〉等歌曲，也跟大家分享他的創作歷程，讓我們了解，使詩跨界成為歌，並非單純把文字填上音符而已，因為吳晟的詩原以國語書寫，經過吳志寧改編後，變成閩南語歌曲，這當中涉及到翻譯的過程，他不斷邀請父親（原作者）針對字詞的轉換給予意見，力求在新意中保留詩作的原味。父子兩代共同參與的跨界過程，不僅詩跨越文字藩籬，同時其中蘊含的親情與土地之情也跨越疆界，從紙張一躍，躍至眾人琅琅合唱的歌聲中。

或是凝練，或是擴展，或是翻譯，這場活動的三位與談人為我們展示了三種截然不同的詩「跨界」的方式，這是未經刻意安排的偶然，也是驚喜。

客自故鄉來

在經過前兩場的多元媒介與藝術領域跨界之後，系列活動的最終場決定回歸詩最質樸的原點，邀請利玉芳、張芳慈、劉慧真和羅思容四位客籍女詩人進行一場對談，主題名為「客自故鄉來」，希望回到詩人的原初——故鄉及詩觀——發現個人創作時最根本的養分與情感。

本場活動的主持人羅思容，開場時表示「客自故鄉來」這個題目發想自王維〈雜詩〉有名的詩句：「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故鄉，對於客家族群而言是一種遙

遠的召喚。在漢語七大方言的脈絡中，其他方言如吳、湘、贛、粵、閩和北方話等幾乎都是以自然地理標誌其屬性與名稱，唯獨客語是在不斷的遷徙、離散中去形構客家語言和文化的質地，於是，客家人對於故鄉的呼喚皆有其獨特的想法及意義。今天的三位與談人加上羅思容藉由她們的詩和歌，分享她們如何回應心中那個故鄉的召喚。

所謂故鄉，可以指涉地域的、空間的存在，也可以是內心期盼、嚮往的精神家園。利玉芳來自屏東內埔，屬於「六堆」客家聚落的「後堆」，自從嫁到臺南以後，每次回故鄉，母親總會催促她趕快回夫家，免得在娘家待太久招惹閒話。雖然後來漸漸少回去了，但故鄉家人單純的本性卻是無法切割的血脈，不僅從利玉芳的言談間能感受到，那股純真的童趣更直接反映在她的詩作裡。現場分享的三首詩〈濛紗煙〉、〈掌紋〉和〈覓蜆〉都來自對故鄉的感情、對故鄉的回憶。

我覓著 一蕊一蕊蓮蕉花

覓著 一隻一隻揚尾仔

覓著 賣豆油 ke 水甕婆

目眨眨 e 覓 鏡鮮 ke 童年

覓著 渾渾 ke 雲

渾渾 ke 雲肚 覓著 故鄉 山 ke 背囊

且看〈覓蜆〉一詩，每一句都是對故鄉美景的召喚，詩人藉由文字返回那個美好的童年回憶，那是仙境，也是詩人之所以成為詩人的精神原鄉。

張芳慈來自臺中東勢，講的是大埔腔客語，憶起第一次搭乘公車回臺中和平山上探望父母的途中，公車上以客語播報各站站名，勾起幼時回憶，太久沒聽到故鄉的語言、故鄉的舊地名，到達目的地下車時竟是雙眼含著淚水，等著爸爸出現。她說，如果靈魂有重量的話，那麼有一半以上都是故鄉給的。人走得再遠，都離不開故鄉這源頭活水。她的作品〈滿那都有白鶴花〉、〈想愛有一扇自家个風景〉和〈可比講你問我心肝肚个該首詩〉等，都是從故鄉、從回憶出發的創作，詩句深藏濃濃的



第三場活動請到客家女詩人利玉芳、張芳慈、劉慧真與羅思容談故鄉與詩。

情意，故鄉的小花、山水都是詩人創作最重要的養分來源。

劉慧真曾獲得本館主辦2009年臺灣文學獎的本土母語客語新詩金典獎，得獎作品《歷史講義》十首詩中，大致濃縮了她的詩觀和生命歷程，也融合了她的生活與土地意象。透過分享，我們知道她雖然身為桃園中壢客家人，卻因從小教育環境影響，離開家鄉念書，被迫學習華語、講國語，導致母語被剝奪並產生文化疏離感，大學四年念歷史系，但從沒學過臺灣史，另一方面，家鄉因開發而失去原本的樣貌，以致早已沒有所謂的原鄉可回。內心的缺憾使她有意識的希望透過重新學客家話（雖然已非父祖輩所講的腔調）、用寫詩找回心中的那個無形的故鄉。

詩是詩人觀看世界萬物的方式，所有的書寫都將回到自身，照映內心的最深處。三位與談人自故鄉出發，創作動人的詩篇，不僅觸動聽眾們的心弦，也感動了歌者，所以羅思容特地為三位詩人

的作品譜曲，用她獨特的嗓音現場演唱，除了詮釋利玉芳的〈覓蜆〉、張芳慈的〈月華〉和劉慧真的〈白薯，月光山〉之外，還特別介紹另一位客語女詩人王春秋的作品〈巫婆塔〉，曲末不停低語詩句「這係沒月光仔所在」，想起客家女性處境的艱辛與心酸，唱到感動處不禁落淚，全場聽眾也為之動容，此次系列活動就在感人的氛圍中落下帷幕。

再多一個

「多1個，在詩的前後左右」系列活動雖圓滿結束，但臺文館和齊東詩舍推廣文學的腳步卻未曾停歇。經過每一場活動主持人的調查，有為數不少的聽眾是第一次造訪齊東詩舍，甚至有專程從高雄遠道而來的朋友，只為了聆聽詩人精彩的演講。民眾熱情的共襄盛舉，讓我們知道仍有許多人喜愛著文學、默默支持著文學活動，盼望「多一個」永遠是現在進行式，讓多一個，再多一個。☒